

Ph  
Rainbow House

起点中文网

原创文学门户  
起点中文网  
www.cmfu.com

# 满堂红

原来姹紫嫣红开遍

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

MANTANGJIAO

扫雪煮酒

著

良辰美景奈何天

便赏心乐事谁家院

继《明朝五好家庭》后扫雪煮酒最新力作

讲述一个古代**凤凰男**与**孔雀女**的爱情故事

明朝版的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闹剧

叁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# 满堂娇(三)

*Man jiang jiao*

扫雪煮酒·著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满堂娇 / 扫雪煮酒著. —银川:宁夏人民出版社, 2009.3

ISBN 978-7-227-04117-7

I. 满… II. 扫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
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32617 号

满堂娇

扫雪煮酒 著

选题策划 苏 静

责任编辑 李 莉 戎爱军

装帧设计 嫁衣工舍

责任印制 吴宁虎

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出 版 人 杨宏峰

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(750001)

网 址 www.nxcbn.com

电子信箱 nxcbmail@126.com

邮购电话 0951-5044614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北京嘉业印刷厂
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 69

字 数 920 千字

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227-04117-7 / I · 1093

定 价 81.40 元(全三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|
| 第 三 卷 暖春卷        | 章 二十 卷   |    |
| 第 一 章 扇子记(上)     | 章 三十 卷   | 3  |
| 第 二 章 扇子记(中)     | 章 四十 卷   | 11 |
| 第 三 章 扇子记(下)     | 章 五十 卷   | 15 |
| 第 四 章 关关雎鸠(上)    | 章 六十 卷   | 25 |
| 第 五 章 关关雎鸠(下)    | 章 七十 卷   | 33 |
| 第 六 章 王老太爷第二春(上) | 章 八十 卷   | 43 |
| 第 七 章 王老太爷第二春(中) | 章 九十 卷   | 48 |
| 第 八 章 王老太爷第二春(下) | 章 一百 卷   | 58 |
| 第 九 章 王素娥会尚真真(上) | 章 一百一十 卷 | 67 |
| 第 十 章 王素娥会尚真真(下) | 章 一百二十 卷 | 74 |
| 第十一章 人比人总是气死人(上) | 章 一百三十 卷 | 84 |

## 目 录

|       |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第十二章  | 人比人总是气死人(中) | 第 91 页  |
| 第十三章  | 人比人总是气死人(下) | 第 99 页  |
| 第十四章  | 做妾是没有前途滴(上) | 第 106 页 |
| 第十五章  | 做妾是没有前途滴(中) | 第 113 页 |
| 第十六章  | 做妾是没有前途滴(下) | 第 119 页 |
| 第十七章  | 乌纱帽和绿帽子(上)  | 第 128 页 |
| 第十八章  | 乌纱帽和绿帽子(下)  | 第 136 页 |
| 第十九章  | 如花美眷(上)     | 第 143 页 |
| 第二十章  | 如花美眷(下)     | 第 149 页 |
| 第二十一章 | 小梅遇母        | 第 159 页 |
| 第二十二章 | 罗府(上)       | 第 166 页 |
| 第二十三章 | 罗府(中)       | 第 174 页 |

|       |         |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|------|-----|
| 第二十四章 | 罗府(下)   | 章六十三 | 182 |
| 第二十五章 | 马桶记(上)  | 章六十三 | 190 |
| 第二十六章 | 马桶记(下)  | 章八十三 | 197 |
| 第二十七章 | 艳福无边(上) | 章八十三 | 204 |
| 第二十八章 | 艳福无边(下) | 章八十四 | 212 |
| 第二十九章 | 真面目(上)  | 章八十四 | 218 |
| 第三十章  | 真面目(中)  | 章八十四 | 225 |
| 第三十一章 | 真面目(下)  | 章八十四 | 235 |
| 第三十二章 | 登堂(上)   | 章八十四 | 242 |
| 第三十三章 | 登堂(上)   | 章八十四 | 251 |
| 第三十四章 | 入室(上)   |      | 259 |
| 第三十五章 | 入室(中)   |      | 268 |

|       |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三十六章 | 入室(下)    | 275 |
| 第三十七章 | 香餌(上)    | 284 |
| 第三十八章 | 香餌(中)    | 288 |
| 第三十九章 | 香餌(下)    | 294 |
| 第四十章  | 遁        | 300 |
| 第四十一章 | 流言       | 308 |
| 第四十二章 | 相家四太太(上) | 313 |
| 第四十三章 | 相家四太太(下) | 320 |
| 第四十四章 | 再见(上)    | 328 |
| 第四十五章 | 再见(下)    | 334 |
|       | (上)室人    |     |
|       | (中)室人    |     |

第三卷 暖春卷



## 第一章 扇子记(上)

话说上一回相公子在院子里拾了一团纸，草草看得几眼，怒发冲冠，握着拳就想去隔壁揍人。走到大门首，正好看见几只狗在那里戏耍，他冷静下来。回到房里把纸团再看一回，撕得粉碎丢进马桶里。出来要见真真。

真真因房里闷热，合小梅在后园树林里歇凉。二门上该班的使女晓得，就请相公子到后园去。所以相公子进了后园，就见着树林子里铺着凉席凉床，许多姑娘媳妇坐在那里，几个翠执着月琴笛子取乐，真真笑嘻嘻地坐在一角，手里还在做一件小人的衣裳。

小梅眼尖，看见相公子来，忙道：“相三爷来了！”搬来了张藤床给相公子坐。众人四散，等到翠墨送上茶水瓜果上来，只有小梅一个在边上。真真看他脸色像是有话话，就道：“小梅，你跟翠墨到那边去摘些南瓜藤跟南瓜花，咱们晚上清炒着吃。”

翠墨会意，拉着小梅走了几步路，在不远不近的花架下坐着。

小梅道：“不是去摘花藤？”

翠墨笑道：“想是相公子有话找小姐说，又不想叫咱们听见，可是小姐又不想叫咱们走远，你只在这里坐地，我去园子口叫她们几个人来摘菜。”远远地喊

了几声，自有小丫头去摘。

相公子看她两个走远，沉默了一会，道：“那个客院紧贴王举人家。方才那边抛出一个纸团来，写着些关系梅小姐的话。虽然你不是真的梅小姐，到底保不齐底下人不说闲话。”

真真冷笑道：“我自处处小心，行动处都不少人的，他能把我怎么样？难道叫我这辈子都避着这个不是东西的王举人，有他在的所在，我就要退避三舍么？”

相公子叫真真说的额上滴汗，慌忙摇头道：“不是，不是。我是怕王举人对你再使下作手段，你防着他有什么用，今日丢纸团说些什么私会，明日出去到青楼再说些什么私情，虽然与你无伤，到底几只疯狗叫的也烦，不如收拾了他，叫他死心算事。”

真真想到旧事，面上浮起一层红来，道：“其实，我是想亲手叫他狠狠吃个亏的，只是相大哥已是叫他家丢了银子，落井下石的事我做不出。”

相公子情急，道：“我来做，只是你莫怪我总揽着你的事。”

真真的脸涨的通红，好半日才道：“若得他醒悟，不只与我是件好事，就是那姚氏，也是要谢你的。”

相公子听了心里满不是滋味，他王举人这般对你，你只要我点醒他，这不还是为着他么！转念一想，真真肯叫我打发王举人，却是把我当自己人看了。这醒悟二字，实是婉转提醒我莫是因为替她出气引祸上身。这般想着，转伤心为喜欢。他本是喜怒不形于色的人，常常都是脸上带笑对人。只有在真真跟前，喜怒都是随心，不晓得掩饰一二，可见情之所钟。

真真看他先怒后笑，晓得他体会了自己的心思，越发的羞了，站起福了一福道：“虽则与他做不成夫妇，也当不说他的不是。只是他总是想着我会回头，却是烦恼，我原也想再合他见一面说个明白，又怕说不来话。相大哥你尽知我的心意，就请你转告罢。”

相京生连连点头，体贴真真害臊，匆忙回了一礼就出来。回到院子里，他想了想，出门到扇子店去，挑了一张上好白扇面，一钱银子唤个柳山人画了一幅“才子戏佳人，相约八仙祠”的画儿，叫佳人头上插一只梅花钗，才子怀里抱一

只头上有王的老虎。又写了几句半通不通的句子，透着两日后在八仙祠候的意思。回来把真真看，道：“我与他个苦头吃吃，那一日你大清早就出去，或是到我庄上去，或是到令姐那里去，可使得？”

真真笑道：“我正要去老宅瞧瞧，就是后日罢。其实我倒想去瞧瞧你做戏的。”

相公子笑道：“手段又不光彩，只怕说话还不动听，你听了要恼的，不如不听。”想了想又道：“大后日晚上有个什么寺做法事，要唱戏放焰火放荷花，极是好耍。我备一只船，咱们十来个人去瞧瞧好不好？”

真真笑道：“你看我家这几个，我能说不去？”果然，小梅正合吉祥如意挤眼。听见小姐说她们，都道：“整日闷在家里闷坏了，正好出去走走。”

相公子一笑，回到客院叫收拾东西家去，他在墙边站了一站，听见那边只有老太爷咳嗽之声，并无别人走动说话，就把扇子抛过高墙，回去相家庄安排了。

且说那柄扇子，正好打在王老太爷身上，王老太爷捉住了看是一柄新扇子，喜欢的就把骂人的话收起。

姚家人打断了他的腿，其实滴珠心里也有些怕他去官府告，所以尽用好医好药替他治，一边威逼一边利诱，口口声声都是爹娘疼爱她，许了多少多少金珠把她用，说得王举人合王老太爷待想去告，又舍不得她家泼天的家私。

那一日马三娘何等威风，姚员外何等疼爱女儿，姚家的管家何等如狼似虎。王老太爷虽是断了腿，恨极了姚滴珠。看在还没到手的金珠的分上，他一口硬气就不得到底，挑唆儿子告官不成，盘算等儿子做了官，到儿子任上去，他再合姚滴珠算这个账。

王慕菲那二十板跟小怜挨的二十板却是天上地下。小怜只剩半口油气，连药都吃不得。王举人在床上睡了一天半就下地，自家心里觉得还不如那小二黑咬的狠呢。只是吃丈母娘打板子，面子上无论如何下不来，所以不肯给滴珠好脸色，每日都要到老子处抱怨几句，也不过空口说说罢了。

姚滴珠却是存心不叫人在他们跟前看着，每回王举人进西院，她就潜在外

边偷听，听到不快活了就出来说几句。所以王氏父子但要说话，都是贴着墙根处说。

这一日滴珠已来过一回，说了几句话拎着王举人回去读书。那院里当值的只要老太爷伤好，别的事都不在心上，所以无人搬老太爷回屋。相公子这把有意思的折扇叫王老太爷拾着，翻来翻去看了一会看出门道来，藏在袖内不做声。到点灯时分他故意喊腿痛，要儿子过来瞧他。

因房里无人，老太爷就道：“你叫我丢的那几张纸想是传到那梅小姐手里，这是回信。”

王慕菲打开扇子看，并不是真真的字，然一个梅字一个王字是看得出来的，想是她害臊在字画店里订制的，这是何等有心，喜欢的嘴都合不拢，不住口道：“是真真，我就说嘛，她哪里是真舍得弃我，偏要合我赌气。”翻来翻去看了许久，看出是约着他后日在八仙祠相会。这却是难事，他一边想，一边握着扇子回到他们院里，姚滴珠坐在灯火耀眼的画堂里冲他微微笑，他心里一跳，那扇子失手跌在台阶上。蓦地身上汗毛都扎起来。

姚滴珠看见，笑道：“公公的腿可好些了？”

王慕菲道：“好些了。”脚下发虚，挪到楼梯处，笑道：“我去楼上。”

“自今日起，再加两个时辰功课。”姚滴珠心里记着马三娘临走时对她说的话，笑道：“我家搜罗了那许多时文卷子，你一日再背两篇吧，睡前我看你背。”冲小桃红抬起下巴，小桃红忙走过一边道：“姑爷，请上楼吧。”

王慕菲才走得几步台阶，小桃红已是把门关起上闩，不必她家小姐吩咐，到外头拾了那柄扇子奉到滴珠面前。滴珠也看过几折风月戏文，晓得至亲至爱才送扇子的，接过来心里已是汪着一滩醋在那里。打开来一看，却是梅小姐约王举人八仙祠相会，日子时辰都有。她冷笑去妆盒里取出真真把她的那封贺信，对了一会看出不是真真的字，这个东西却做不得偷情的证见，就把扇子举到烛上烧掉。

第二日清早起来，滴珠就道：“我今日心里发慌，想去烧香听经，阿菲你与我同去罢。”

王慕菲道：“去哪里？”

滴珠笑道：“我只信杭州灵隐寺，要烧香只去那里。”

去灵隐寺来回也要四五日，这却是怕那梅小姐找他，所以要调他离家？王慕菲斗胆道：“转眼就是春闹，我这里还有许多卷子不曾细看，你自去呀，我反锁了二楼，只在楼上不下来就是。”

滴珠忍住冷笑，点头叹道：“还是功名要紧，你只在家罢，我把小桃红带去，也叫菩萨保佑她肚子里的孩儿。”

小桃红大惊，唬得脸都发白了。王举人看在眼里，实有几分心疼孩儿，然他想姚滴珠从前不曾对小桃红怎么样，马三娘又是她有孕没有打她，滴珠必不敢趁他不在暗害。反而觉得小桃红有些可恶。这些日子恁般多心，背着人在他跟前只是哭，比不得从前软语娇柔可爱，一朵花儿不能解忧反添烦恼，王举人实是有些后悔睡了她。只是看孩子分上，待她还有两分好声气罢了。

那个小怜从来都是文斗不会武斗，又没有小桃红有眼色，搬了滴珠的衣裳去她房里，姚家上下谁也不待见她。马家管家们打她都是从重，又要留着她一口气，不叫世人说姚家容不得女婿纳妾，所以她伤虽重，自有管家媳妇与她上好药，性命虽然无碍，一个如花似玉的屁股却打得稀烂。王慕菲不来瞧她，她不敢骂滴珠，但得小桃红在跟前，必要提着淫妇的名儿骂一场。

滴珠晓得，也不气，只把小桃红搬到东厢去，叫她两个人一个住南屋一个住北屋。王举人嫌这两个女人吵闹，宁肯跟滴珠睡，也不走近东厢一步。小桃红抱怨是小怜不会说话连累举人不进东厢，小怜是恨唯她有孩儿没有挨打，两人各怀心思，都极气闷。

姚滴珠实有十二分要强，虽然对王慕菲越来越失望，且不说舍不得举人娘子的名头，从来好女不嫁二夫，世上夫妇尽有不合的，哪个不是将就？她只道管着王举人中了进士做了官，当官的人都要名声，王慕菲又是个极要面子的，她明媒正娶来，正房大夫人的位子自然不会倒。只要她娘家兴旺，她再生出几个儿子来支撑门户，王家还是她的王家。所以这几日她虽然白日里冷嘲热讽，晚间上了床，待举人却是和气。

王举人心里恨她入骨，却不是那等不解风月之人，到了床上也要将就一二，说不得有个鱼水之欢，所以两个都似那唱戏的一般，把冷心冷面收藏起，俱换了一张笑脸和气过日。

王慕菲就道：“小桃红，明日你们小姐带你去杭州耍，你去歇歇罢。”对滴珠笑了一笑上楼去。

滴珠看他上去，就把笑脸收起来，道：“小桃红，你怕什么？难道我生吃了你不成？你要不去，我叫小怜与我同去。”

小桃红忙跪下道：“婢子不敢。”

滴珠想了想，与她定心药吃，笑道：“你是怕我对孩子不好？傻丫头，生出来他要认我做母亲的，我能对自己的孩子不好？你自放心，只要有我在，必叫你把这个孩儿好好生下来，你是我姚家人，我必护你周全。”

小桃红一夜无眠，第二日黑着眼圈随小姐出门。姚滴珠吩咐几个管家看好王老太爷，出得门来，思量别处都不好去得，只有酒坊后边还有两进院子，不如去那里住。

她叫把轿子抬到那里去。罗朝奉实是个老实人，听说姚氏要来借住一二日，就把自己住的小院让出来，另在账房里搭了个铺跟几个伙计同住。偶然看见大肚子的妾，甚是感叹：这个妇人实是命苦，自家没有生养原不必守节。偏生妾有了孩儿，虽说是夫家的骨血，到底隔着一层，养大了不见得认她。可怜她一个青春年少的妇人不得不守，要夜夜过那数铜钱的凄凉日子，甚是看过去。

他忍不住在对门菜馆里三个钱买了一碟煮蚕豆，回来倒了一大碗酒在柜上吃着。

几个姚家的管家出入买菜，要问他买酒。罗老板正是叹息姚氏命苦的时候，道：“房东家要吃酒，谈何买字，你拣那好的搬一坛去。”

那几个人因他大方可亲，都坐下来合他闲话，提起小姐命苦，嫁了个举人，丢了许多钱财，偏那举人还不老实，纳了妾不算，还想着勾搭隔壁的梅小姐，都咒骂王举人不晓得好歹。

罗都管听一句惊一句，这位姚氏生的美貌又写的好字，为人又和气又精明，

那王举人不知是几世修来的，才讨得这样一房好堂客。偏还不知爱惜，又是妾又是什么梅小姐，可怜他老罗都三十岁了，为人这样老实厚道，要讨个老婆都没得。偏苏州人都说他是外来的，不把女儿嫁他，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呢。心里转觉得姚氏比那守寡的女人还要可怜。听说她第二日要去八仙祠看琼花，忙道：“雇的车不好，我才置的新式样轿车，昨日才从车行领来，正好请举人娘子试坐，若是不好我就退回去。”

滴珠听说，笑了一笑，到后院看那车，果然是新式样，做的极是精巧，地方又大，里头一半是张床铺，一半安着铺软垫的长凳，还能再睡一个人。她就起了好奇心：这个姓罗的不过是个小生意人，要这样好车做什么？忍不住出来问罗老板。

罗老板吃的半醉，看见佳人笑嘻嘻来问，大胆道：“我原是要在苏州娶房妻室的，所以先买个好车，等娶了娘子带她回老家去，也叫我罗氏族里瞧一瞧我的本事。”

滴珠笑道：“这个车却要多少钱？”

“不多，一百多两，那马八十两。”罗老板笑呵呵道，“举人娘子，你不晓得呢，原来在苏州开酒坊极是好赚。”

姚滴珠叫醉鬼的几句话气得半死，她开酒坊却是赔了钱的，怎么到人家手里就是赚？姚滴珠眼珠转得几转，打定主意先收拾了王慕菲，再来套这个姓罗的生意经。

相公子跟姚滴珠都张着罗网，要收拾王举人。可笑那王举人一点都不晓得，趁着娘子不在家，翻出他压箱底的几件好衣裳，又是洗又是浆，到晚上还要水洗头洗澡，嘴里含着丁香睡到天明。起来梳了一个油光可鉴的头，用真真亲手替他织的带玉环的网巾罩了头，又扣上顶软唐巾。想着真真爱素净，挑了领玉色圆领穿，里头却是衬着紫红布的中衣，取滴珠的明水玻璃镜看，好一个翩翩小秀才！这一身，除了他王举人，哪个穿起来有这样好看！

他把帽子正了正，夹着几卷书对守后门的管家说，我要在园里读书，你们锁了门吃早饭去罢。”

那几个管家却是得了滴珠吩咐要放他出门的，闻言走了个一干二净。

王举人看四下里无人，把书放在一边，取了藏起的竹梯架在后墙，嗖嗖两下过墙。墙那边正好有一棵柳枝，连梯子都不必搬，揪着枝条就从树上下来了。

他怕人看见，一路小跑进城门，才雇了顶轿子坐着。

那八仙祠虽说是个好耍子的去处，这样热天哪有人去耍。相公子又是提前一日做了安排，喊了认得王举人的管家装了香火道人，看见王举人来，接着进门领他各处随喜，指点他道：“此处常有贵人家的小姐来耍，公子若是要等人，不妨留着表记在这个桥上，指着那个院子，你自在院里等。”

王举人想了想，把网巾上一枚玉环取下，搁在桥柱子上。那道人却是热心，揪了根草替他指方向，又带着他到那边小院里去。

小院里却是种着几株芭蕉，小小两间房舍，一间摆着数张竹椅，一间却是卧房，收拾的纤尘不至，牙床凉席玉枕俱全，窗边还有一个妆台，边上半盆清水，浸着雪白的手巾。王慕菲虽是没有来过这种地方，也晓得这是大户人家小姐夫人合情人私会偷情的所在了，难怪方才那个道人会那般安排。

只是真真这般安排，她是从哪里晓得这些的？难道有人诱她？想到那个马惊雷合那位相公子常常在隔壁出入，他恨不得一把把假装梅小姐的尚真真揪过来责问。

正恼怒间，突然一个妇人站在门口笑问：“这里可是王念真小舍人？”

王念真道：

“这里可是王念真小舍人？”

王念真道：“这里可是王念真小舍人？”

王念真道：“这里可是王念真小舍人？”

王念真道：“这里可是王念真小舍人？”

王念真道：“这里可是王念真小舍人？”

王念真道：“这里可是王念真小舍人？”

王念真道：“这里可是王念真小舍人？”

王念真道：“这里可是王念真小舍人？”